一饭之恩

刘运峰

得知彦军大哥去世的消息,我很难过。

用一种文雅的说法,我和彦军大哥是“世交”。我父亲和彦军大哥的父亲顾英伯伯是小学同学,多年后在天津相遇,成了很好的朋友。

1979年5月,我顶替父亲到天津工作。父母带我登门拜访的第一家、也是唯一一家朋友家,就是顾英伯伯家。父母陪伴我住了一个月,便回到了老家,孤零零剩下我一个人。那一年,我16岁,没有任何亲戚,顾伯伯一家就成了我的亲人。

彦军大哥是顾伯伯的长子,身材高大,为人热情,虽然他十几岁就到了天津,但乡音未改,让我感到很亲切。他在一家百货站工作,经常出差,见多识广,很让我羡慕。有一次在顾伯伯家,他把自己家中的地址写给我,让我有时间到他家去玩。

一个星期天,我在单身宿舍实在无聊,便想到顾伯伯家串门,顺便也想蹭一顿饭。经过一个多小时坐车、步行,总算找到了顾伯伯家,但门是锁着的。邻居告诉我,顾伯伯一家去塘沽走亲戚了。已经到中午了,我饥肠辘辘,一筹莫展。情急之下,我想到了彦军大哥。我按照他写给我的地址,穿过一条马路,在热心人的指点下,找到了彦军大哥的家。

彦军大哥住在一栋简陋小楼的二楼,房间很小,一个衣柜、一张床、一张小饭桌就占了大半空间,做饭的炉子只能摆在楼道里。对于我这个不速之客的到来,大哥和大嫂很是吃惊,得知我还没有吃午饭,他们更是显得有些不知所措,因为他们已经吃过午饭了,家里实在没有可吃的东西。彦军大哥给我倒了一杯水,说:“小峰,你先歇一会儿,我给你煮挂面。”说完,大哥走到楼道里,捅开炉子,很快煮了一碗挂面,捞出来在凉水里过了一下。随后,他拌了点麻酱,又切了点圆白菜,在锅里焯了一下,一大碗捞挂面就做成了。我风卷残云一般,很快就把这碗捞挂面吃光了。大哥说:“事先没有准备,委屈你了。”这顿午饭虽然简单,我却很满足,而且终生难忘。

在计划经济时代,物资匮乏,许多商品都买不到。由于彦军大哥在百货站工作,有些便利条件,我的第一双皮鞋、第一块手表,都是彦军大哥帮我买的。

四年后,我考入大学读书,和彦军大哥见面的机会就少了。有一次从顾伯伯口中得知,彦军大哥的单位越来越不景气,单位只给了一万块钱,他就下岗自谋生路了。起初他和人一起做生意,后来身体不好,就在家里照顾孙辈了。

再次和彦军大哥密切接触,是在顾伯伯弥留之际,我闻讯赶到公安医院住院部时,彦军大哥正守候在病床前。多年不见,彦军大哥老了许多,模样几乎和顾伯伯晚年时一模一样。虽然多年没有联系,我们却一点陌生感都没有,他身上依然带着很明显的老家人的痕迹。

顾伯伯去世后,我和彦军大哥又见过几次面。有一回聊起老家的水白杏,大哥说他找到个地方卖,味道和老家的一模一样,等有机会给我捎一些。我连忙说不用不用,现在水果种类多,网上买也方便。没想到过了些日子,彦军大哥就打来电话,说水白杏已经买到了,要给我送过来。那时我正在外地开会,连说千万不要空跑一趟。大哥语气里带着点失望,说水白杏不好保存,等我回来恐怕就烂掉了。我劝他自己留着吃,吃不完也可以分给身边的朋友。

这是我和彦军大哥的最后一次通话。之后我整日忙碌,既没能专门登门去看望他,就连逢年过节的问候也没能送上一声,如今回想起来,满心都是后悔。

彦军大哥平时血压高,他是突然倒地而不治的,终年73岁。

●网络新词语

大水理论

孟敬皓

“大水理论”说的是,年轻人主动戒掉奶茶、咖啡和各类含糖饮品,转而随身带上1.5升至2升的大瓶装矿泉水,靠这种方式督促自己喝够全天的饮水量,由此形成一种极简生活模式。

“大水理论”能快速走红,是因为精准戳中了当下年轻人的生活心态:一方面它自带勤俭又健康的生活哲学——比起天天点奶茶、买咖啡,常年喝大瓶白水一年能省下不少钱,用最实惠的方式满足日常刚需,还暗合了当代年轻人追捧的轻养生理念;另一方面它帮年轻人立起了一种松弛的“强者人设”:通勤路上拎着一大瓶白水,自带一种“状态拉满、没空内耗”的气场,旁人轻易不会来无端打扰。

不过健康饮水也有讲究,要分次慢饮,别在短时间内猛灌过量,避免给身体造成负担。

顺着“大水理论”的热度,网上还衍生出了一系列同款“大理论”:比如“大睡理论”,把每天睡够7小时、按时休息当成生活第一优先级;还有“大菜理论”,倡导每天吃够300克至500克新鲜蔬菜。

将自己与他人剥离开来

凌小雅

好友来家里小住,想露一手,做蒸面,蒸面的灵魂是将腌制好的五花肉一层一层铺在面条上。两个中年妇女的饭量可想而知,四五块钱的五花肉,已是上限。好友依然像年少时那样面子薄,考虑得多。“只割四五块钱的,那么少,人家卖不卖?”她有了顾虑:“人家嫌少不卖,再说话难听……”

人以群分,曾经的我也是受不得一点难听话的,难听话入耳像受鞭刑,还是抽打在脸上。

我笑了,解释道:“过去听不了难听的话。现在,谁说难听话是谁没素质,不计较了,只要咱自己没做错。”

几十年了,一路走来,跌跌撞撞,遍体鳞伤,才终于学会将自己与他人剥离开来,不会再用别人的错误来伤害自己。

与人交流,交流就可能出现不同的观点。我虽不认同你的看法,却能接受它的存在,求同存异不是很正常的事?若你因为我不苟同就诋毁,那只证明你心胸过于狭隘,你的愤怒、失控与我何干?我干嘛要受伤?一笑了之才是我面对你的正确态度。只要我没有做错,你态度恶劣、行事荒唐,难堪的只有你自己。

如此想着,我不再害怕与人交往,就当在收集众生相吧。

方言抵心

莫小米

有个女作家,人到中年时找到了“真爱”,让她感到遗憾的是,在和前夫协议离婚时,女儿怎么也不肯跟她。究其原因,原先她们一家人生活在小县城,而“真爱”在大城市,她曾对女儿说过:见了叔叔,不许再讲家乡话,难听死了。本来女儿普通话讲得很棒,但就这么一句,女儿便死活不肯跟妈妈,因为妈妈剥夺了她讲方言的权利,刺伤了孩子的心。

方言是离心灵最近的一种语言。我本来并不知道,直到接手了一个“口述实录”讲述人生经历的版面,有一次采访一位老人,起先稿件不理想,换成方言交谈,几乎没怎么费心布局构思什么的,就这么原汁原味写出来,文章生动到超乎想象。



被迫远离方言的人是不幸的,女作家的孩子深谙此理,而那些在家乡犯事逃亡他乡的人更是可悲的。曾经在女子监狱见过一个贪污了银行巨款、随男友出逃的女青年,她一度化名在外地当上了高级白领,却在梦中听到一句家乡话都会吓出一身冷汗。还有个抢劫犯在逃十多年,被逮捕时竟然说不出一句家乡话。他一定曾强迫自己忘掉乡音,实际上是想让家乡彻底忘了自己,好以此逃避法律制裁。

最近听了一个有关方言的奇迹:有一个流浪汉遭遇车祸,经抢救脱离了生命危险,却始终昏迷不醒。有个细心的护士发现,自己查房时用方言与同事说了句话,病人似乎手指动弹了一下。于是几个护士一齐来到病人床前,分别用自己家乡话——湖北、湖南、广东、四川等地的方言与之交谈。结果奇迹发生了,昏迷多日的流浪汉竟然被四川籍护士的乡音唤醒。

方言,可以直抵心灵。

扬州包子

孙香我

扬州是世界美食之都,扬州的淮扬菜,扬州的早茶,都是大名鼎鼎的。今天来说说扬州的包子,包子我是常吃的。有一句俗语形容扬州人的生活,“早上皮包水,晚上水包皮”,说的是扬州人喜欢吃早茶和泡澡堂子。

扬州的早茶,包子是主角。扬州包子最是品种丰富,有肉包、三丁包、五丁包、小笼包、蟹黄汤包,有青菜包、荠菜包、雪菜包、霉干菜包、马齿苋包、秧草包、萝卜丝包,还有豆沙包、豆腐皮包。中国人吃包子是很平常的,但像扬州有这么多品种的包子,别的地方不知有没有。

扬州包子的特点,用行家的话说,就是皮薄馅嫩、汤汁丰富、咸甜适中、鲜香脆嫩。我平常比较喜欢吃的是青菜包、肉包、豆腐皮包。青菜包各地都有,扬州的青菜包,青菜切得细,菜馅入味,吃起来绵软。肉包子不但肉多,包子皮又几乎被肉汁浸透,一口咬下去,面皮肉馅犹如浑然一体。我有时几天不吃荤,有点馋了,去买个肉包子吃吃,就很可以杀馋。豆腐皮包子,是用豆腐皮做馅,加一点笋丁,吃起来是满嘴的豆香。这豆腐皮包子很有名的,《红楼梦》里也有,第八回宝玉问晴雯:“今儿我那边吃早饭,有一碟子豆腐皮的包子,我想着你爱吃,和珍大奶奶要了,只说我晚上吃,叫人送来的,你可见了没有?”

扬州包子不但好吃,而且好看,包子的形状,讲究的是荸荠肚鲫鱼嘴。有一句俗语,“包子好吃不在褶上”,扬州包子的好看,却尤在褶上,要有三十二道褶皱。扬州包子,既有里子,也有面子。扬州人有多讲究吃,就单看这小小的一只包子,也是色香味形俱全,世界美食之都,可真名不虚传的。

我曾在南京工作过三十年,说句老实话,虽然南京离扬州很近,但南京包子无论品种还是味道,都和扬州包子蛮有距离的。中国的早茶,公认最有名的是两家,扬州和广州。我没有去过广州,但在香港吃过早茶,香港和广州是一样的粤式早茶。叉烧包应该是粤式早茶的代表,包子皮那么厚,像是在馒头里塞了两小块叉烧,一口咬不到肉。而扬州包子的一个显著特点,正是皮薄馅多。

扬州包子是淮扬菜系的代表性面点,曾获得“中国名点”“中华名小吃”的称号。但扬州包子又不光是中国名点,在世界上也很有大名的。外地人大概不知道,早在上世纪70年代,扬州包子就已经出口到日本了。到如今,扬州包子已卖到几十个国家和地区。扬州包子有一句很响亮的广告语“包打天下”,这真不是吹的。

日知录

启 事

投寄本报副刊稿件众多,凡手写稿件,恕不能退稿,烦请作者自留底稿。稿件一个月内未见报或未接反馈,作者可另行处理。感谢支持,欢迎投稿。

投稿邮箱:jwbfkb@163.com